



神秘岛

神秘岛

L'Île mystérieuse

[法] 凡尔纳 · 著 陈筱卿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岛 /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陈筱卿译.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10
(凡尔纳科幻三部曲)
ISBN 978-7-5402-2460-8

I. ①神… II. ①凡… ②陈…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2362 号

神秘岛

作 者 [法]凡尔纳
译 者 陈筱卿
责任编辑 张红梅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0 × 910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PREFACE [译序]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是法国十九世纪的一位为青少年写作探险小说的著名作家,特别是作为科幻小说的创始人而享誉全世界。

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人们对科学幻想的爱好十分流行,这与这一时期物理、化学、生物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凡尔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写了大量的科幻题材的传世之作。他通过自己的主人公,希望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体现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与投机钻营、贪赃枉法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处。

《神秘岛》是凡尔纳著名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的最后一部。在该书中,他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有五个被围困在南军城里的北方人,趁着偶然的机会,乘气球逃了出来。但中途遭遇风暴,落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这五个人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团结起来,以集体的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荒岛上安顿了下来。他们动手制造出陶器、玻璃、风磨、电报机……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他们还挽救了被格兰特船长罚在另一荒岛上的罪犯,使之恢复人性,成为忠实的伙

伴。在荒岛上，他们得到了《海底两万里》中的尼摩船长的暗中保护，屡屡化险为夷。最后，搭上了格兰特船长之子——罗伯特·格兰特指挥的“邓肯号”，回到了他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CONTENTS

目录

001. 译序

[上部 高空遇险]

002. 第一章

007. 第二章

014. 第三章

019. 第四章

026. 第五章

031. 第六章

037. 第七章

043. 第八章

049. 第九章

056. 第十章

061. 第十一章

067. 第十二章

073. 第十三章

079. 第十四章

085. 第十五章

090. 第十六章

097. 第十七章

102. 第十八章

107. 第十九章

112. 第二十章

116. 第二十一章

122. 第二十二章

[中部 荒岛上的人]

132. 第一章

138. 第二章

143. 第三章

149. 第四章

155. 第五章

160. 第六章

166. 第七章

171. 第八章

176. 第九章

182. 第十章

189. 第十一章

196. 第十二章

205. 第十三章

211. 第十四章

218. 第十五章

223. 第十六章

230. 第十七章

235. 第十八章

241. 第十九章

248. 第二十章

[下部 林肯岛上的秘密]

256. 第一章

262. 第二章

269. 第三章

276. 第四章

282. 第五章

288. 第六章

295. 第七章

299. 第八章

302. 第九章

310. 第十章

315. 第十一章

320. 第十二章

327. 第十三章

334. 第十四章

339. 第十五章

348. 第十六章

354. 第十七章

360. 第十八章

369. 第十九章

374. 第二十章

[上部 高空遇险]

PART I



这些岛上新居民不得不“从头”干起。
他们连制作工具所必需的工具都没有，
而且还没有时间，
必须刻不容缓地为自己制造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第一章

“我们又在往上升吗?”

“不是，我们在往下降!”

“史密斯先生，不是在下降，是在往下坠落!”

“天哪！快把压舱物扔下去！”

“最后一袋都倒空了！”

“气球上升了吗？”

“没有！”

“我仿佛听到有波浪拍击的声音！”

“吊篮下面就是大海！”

“距离我们顶多只有五百英尺！”

“把所有的重东西全部扔下去……所有的重物！”

这就是一八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光景从这片浩渺的太平洋上空传出的话语。

那一年春分前后，从东北方刮来一场令人难忘的风暴。从三月十八日起，大风暴片刻未见止息，一直刮到二十六日。风暴从北纬三十五度斜穿赤道，直吹至南纬四十度，扫过一千八百英里的广阔地域，给美洲、欧洲和亚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城市被毁，树木被连根拔起，堤岸被滔天巨浪冲垮。据统计，被海浪抛到岸上的船只就高达数百艘。许多地方被夷为了平地。陆地上和海上的死亡人数达数千人。这就是这场大风暴所犯下的罪行。一八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的那场灾难，以及一八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瓜德罗普的灾情，与之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与此同时，在不平静的空中，也同样上演了一场令人丧魂落魄的悲剧。

一只氢气球被卷进一股气流的漩涡中，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掠过空中，仿佛天空中有一股大气旋在转动它，使之不停地转动着。

气球下面挂着一只吊篮，在剧烈地摆动着。吊篮里有五个人，由于雾气弥漫，看不清他们的模样。

这只被大风暴玩弄着的气球来自何方？是从地球的哪个角落升起的？可以肯定，它绝不是风暴骤起时升空的。可是，这场大风暴已经连续刮了五天，而且，十八日那一天，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已经显现了。毋庸置疑，气球是从遥远的地方飞来的，因为风暴一昼夜能将它吹走两千英里。

这五位迷航的人已不知自己自飞行时起，共飞了多少里程。但说来也怪，他们虽身处暴风之中，却安然无恙。不过，吊篮在急速下坠，他们已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他们坐立不稳，被吹得东倒西歪，转来转去，但是，蹊跷的是，他们却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转动，而且也不觉得颠簸得厉害。

他们的目光看不到浓雾掩盖着的东西。周围一片的黑雾茫茫，连白天和黑夜都分辨不清。他们飘浮在高空，看不见陆地上的光亮，也听不见陆地上的人声兽鸣，甚至连汹涌澎湃的海涛声音都听不见。只是当吊篮在往下直落的时候，他们才感觉到自己危在旦夕。

在他们扔掉枪支、弹药、食物之后，气球倒是上升到四千五百英尺的高度了。吊篮中的乘客见下面是大海，觉得还是在上面飘浮着危险要小得多，所以便尽可能地往外抛东西，以减轻气球的载重量，防止下坠。连最有用的东西也扔掉了，同时还想方设法不让气球漏气，这可是他们保命的氢气，绝对不能让它漏掉哪怕一丁点儿。

黑夜总算过去，胆小者恐怕早已被吓死了。白昼来临，暴风在渐渐变弱。从三月二十四日那一天的清晨起，风势就出现了减弱的迹象。黎明

时分，一片片的浮云在往高处飘飞而去。几小时之后，暴风止息，变为强风，大气流动速度减弱了一半。这时，虽然仍旧是水手们所说的那种“紧帆风”，但风势还是减弱了。

大约十一点光景，下层空气变得明朗，散发出的是那种雷雨过后的湿润气息。暴风好像不再往西边刮了。风力变弱。但它是否会像印度洋上的台风，说来就来，说走便走呢？

可正在这时候，气球却在渐渐地下降，像是逐渐地在瘪下去，由球形变成了椭圆形。中午时分，它离海面只有两千英尺了。气囊能容纳五万立方英尺的气体，这么大的容气量，使之能长时间地停留在空中，或向上空升去，或保持平行飘动，可以长时间地停留在空中。

乘客们为防止继续下坠，把最后的一些东西——少量的存粮及其他物品——扔了出去。但这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天黑前再见不着陆地，肯定是坠入海底，葬身鱼腹了！

其实，在他们的下面，既无陆地，也无海岛，只是一片汪洋，无法着陆，也无法固定住气球。

大海茫茫，无边无际，波涛汹涌，不见一块陆地，看不到一艘船只。即使居高临下，视野半径可及四十英里，也仍然见不到海的尽头。这是流动的平原，被暴风无情地鞭打着，掀起浪花无数，好似万马奔腾。大家使出浑身解数在阻止气球下坠，但无济于事。气球继续在下坠，顺着东北风急速地向西南边飘去。

不幸的人们处境十分危险，他们无法控制气球，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气球的下降速度在加快。午后一点钟光景，它离海面已不到六百英尺了。

两点左右，气球离海面只有四百英尺了。这时，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那是一个毫无畏惧的人发出的声音。而回答这声音的同样是铿锵有力的声音。

“所有的東西都扔掉了吗？”

“沒有，還有一萬金法郎沒扔！”

一個沉重的袋子被扔出吊籃。

“氣球往上升了吗？”

“升了点儿，但馬上就會下降的！”

“還有什麼可以扔的？”

“沒有了。”

“有！……吊籃！”

“大家抓牢網索，把吊籃扔掉！”

這確實是減輕氣球重量的最後的也是唯一的方法了。

五個人連忙抓住網索，割斷吊籃的繩索。吊籃掉了下去，氣球又飄升了兩千英尺。

大家緊扒住網眼，緊張地望着無底深淵。

大家知道，氣球對於重力的增與減極其敏感。即使扔掉一點輕而又輕的東西，它都會有所反應，往上升去。當時就是這種情況。

但是，氣球在上空只飄蕩了一會兒，就又開始往下墜去。氣體從裂縫中往外泄漏，可裂縫又無法修補。乘客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現在已經是黔驴技窮，只好干瞪着眼，无可奈何，听天由命了。

將近四點光景，氣球離海面只有五百英尺了。

突然，狗叫了起來。那是他們帶着的狗，名叫托普，它也扒住了網眼。

“托普想必看見了什麼！”一個聲音說。

“陸地！陸地！”另一個聲音大聲應答。

原來，氣球自拂曉時起，被暴風一直吹着，已經向西南方向飄移了足有幾百英里。這時，只見前方顯現一塊頗高的陸地，但離他們仍有三十多英里，就算氣球是順順當當的話，也得花一個小時才能飄到那兒。一個小時！可氣球里所剩下的那一點點氬氣會不會漏光？

这可是个要命的问题啊！气球上的人全都清楚地看见了陆地，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落在那里。他们并不知道那儿是大陆还是海岛，因为他们不知道暴风把他们吹到了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但是，不管那儿有人没入，也不管那儿是否能去，反正别无选择，只有硬着头皮前往。

四点多些，气球已明显地支撑不下去了。它已贴近海面，其下部已多次与巨浪浪尖接触，网变得十分沉重，气球像只翅膀损伤的鸟儿，已经飘不起来了。半小时后，距陆地只有一英里了，但气球的气业已耗尽，气球几乎完全瘪下去了，由强风猛吹着，向着前方移去。上面的人紧紧攀在网上，这就让气球不堪重负了。不一会儿，他们的下半身已经浸在海水里，任由汹涌的浪涛拍击着。接着，气球瘪得像一只口袋，大风像吹动船帆似的吹着它向前飘去。也许老天保佑，它能飘到那片陆地吧。

在飘至离岸两链^①时，四个人同时惊叫起来。那只原来不能飞升的气球，被一个巨浪意外地撞击，上升了，竟至升到了一千五百英尺的上空。在上空遇上一阵风，气球没被直接吹向岸边，而是与陆地几乎保持平行。两分钟后，它终于斜转过来，落在了波涛冲击不到的一片沙滩上。

大家连忙互相帮着从网眼中挣脱出来。气球减轻了重量，又被风吹起，如同受伤的鸟，恢复了元气，消失在空中。

吊篮中原有五个人加一只狗，可是随气球落在沙滩上的只有四个人了。

失踪的那一位想必是被刚才冲击气球的那股海浪给卷走的。看来，正因为此人的失踪，气球重量减轻，才重又飘升起来，最后落到海滩上的。

这四位遇难而幸存的人脚刚踏上陆地，便想起了那位失踪的伙伴，大家都在大声地喊叫：“他一定会游到岸边来的！我们快去救他！快去救他！”

^① 链为旧时计量海上距离的单位，一链约为二百米。



第二章

刚刚被吹落到海岸上的这几个人，既非职业气球驾驶员，又非业余的探险者，而是逃跑的战俘。他们是英勇无畏、出生入死的人。他们无数次地落入险境，无数次地差点儿从破损的气球摔入大海，但是，上苍却让他们死里逃生，大难不死。三月二十日，他们从被尤利斯·格兰特将军围困着的里士满逃出来后，在空中飘飞了五天，现已离这个弗吉尼亚首府有七千英里远了。在可怕的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里士满是分离主义者最重要的堡垒。

一八六五年二月，格兰特将军意欲出奇制胜，攻占里士满，但未能奏效，其麾下的几名军官反倒落入敌方手中，被囚禁在城内。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名叫赛勒斯·史密斯，系联邦参谋部人员，马萨诸塞州人氏，工程师，一流学者，曾受美国政府委任，担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部门的领导职务。他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大约四十五岁，平头短发，灰白胡子，身材瘦削，两眼炯炯有神，面容严峻，一副激进的学者风度。他是一位身体力行，从干体力活开始的工程师，如同从士兵升为将军的军人一样。他心灵手巧，体魄健壮。他既是活动家，又是思想家，充满着不畏艰难险阻的乐观精神。他受过良好教育，见多识广，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他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能保持头脑清醒、信心坚定、坚韧不拔。拥有这三种品质，他总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总是以威廉三世^①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求成功，但求坚韧不拔。”

与此同时，赛勒斯·史密斯还是勇敢的化身。他参加过南北战争的每一个战役。起初，他投奔伊利诺伊州的尤利斯·格兰特的队伍，在帕迪尤卡、贝尔蒙特、匹兹堡等地参加过战斗，在围攻科林斯，在攻打黑河、查塔努加、威尔德尼斯和波托马克河的历次战斗中，骁勇善战，一马当先，没有辜负“不惜一切代价”的将军^②的训诫。史密斯曾无数次被列入阵亡将士名单，但直到在里士满被俘之前，总为幸运之神所庇佑。

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名为热代尔·斯皮莱，是《纽约先驱报》的记者，奉命随军做战地报道。

斯皮莱是一位卓越的专栏记者，他像斯坦利等人一样，无论多么危险，为了采访到正确消息并尽快地发回报社，他都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当时许多的报纸都实力雄厚，《纽约先驱报》就是其中之一，代表报社的记者当然备受尊重，斯皮莱则是最受尊敬者中的一位。他是一位坚韧

① 威廉三世(1689—1702)，英国国王。

② 系指尤利斯·格兰特将军。

不拔，思维敏捷，精力充沛，行动果断，爱动脑筋的记者。他走遍了世界各地。他是一名战士，又是一名艺术家。在采访中，他不知疲倦，不畏困难，既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他的报社。他总是想方设法地抢头条，别人不知道的、新奇的、没法采访到的，他都能知道。

这位出色的记者，为了做好报道，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在枪林弹雨之中，采集所需的新闻。他也参加过各次战斗，每次都冲在前面，一手握着左轮手枪，一手拿着笔记本。每篇报道都很精彩，短小精悍，重点突出。此外，他还是个极具幽默感的人。黑河战役结束之后，为了向报社发出战斗的结果，他不顾一切地霸占着电报局的小窗口，连续拍发《圣经》的头几章，一直拍发了两个小时，虽然花费了报社两千美元的电报费，但因他独占了小窗口，《纽约先驱报》毕竟报道了战役的头条消息。

他身材高大，年约四十，脸上长着淡黄色的络腮胡，目光坚定、有神，眼珠转动灵活、迅速，只要目光扫过，任何情况尽收眼中。他体格健壮，好似淬过火的钢棒。他在报社已经干了十年的特约记者。他的专栏文章和素描颇受读者青睐。被俘的时候，他正在描写战况和做速写。他写在笔记本上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南军士兵正举枪瞄准着我，但……”但他并没有被击中，像往常一样，没有受一点儿伤。

史密斯与斯皮莱相互间久闻彼此大名，但并未谋面。这一次，二人同被押往里士满。工程师的伤很快便痊愈了，在疗养期间认识了记者斯皮莱，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不久，二人不谋而合：找机会逃出魔爪，返回格兰特将军的部队，为联邦的统一而继续去战斗。他们在里士满城内虽可自由行动，但该城戒备森严，逃跑很难。

这时，史密斯工程师碰上了以前对他忠诚有加的仆人，其父母均为奴隶，是在工程师家领地上出生的一个勇敢的黑人。史密斯是个拥护废除奴隶制的人，早就让此人获得了自由。后者成了自由人后，并不愿意离开主人家，愿为主人效犬马之劳。此人名叫纳布，年约三十，身体强壮，机

智、聪颖、温和、安静，有时还挺天真，成天乐呵呵的，勤恳老实，全名叫“纳布乔多诺索”，大家简化了他的名字，就叫他“纳布”。

纳布在得知主人被俘之后，毅然决然地离开马萨诸塞州，来到里士满，几经周折，终于潜入城内。主仆二人异地重逢，喜不自胜，相拥而泣。但是，纳布虽然潜入城内，要想出去，亦非易事。因为对北军的战俘看管极严。若想逃跑，非得遇有良机，而良机可遇而不可求，是千载不遇的事情。

在此期间，格兰特的部队与巴特勒的部队联合作战，虽行动坚决，付出很大的代价之后才取得匹兹堡一战的胜利，而在里士满却尚未取得进展，战俘们一时半会儿并无获释的可能。被囚禁中的斯皮莱没什么新闻可写，感到枯燥乏味，一心想着逃离该城，但几经尝试，均未能如愿。

这期间，被围困者中有些人为了能与分离主义者李将军的部队取得联系，也想尽快逃出城去，这其中就有一个狂热的南部同盟的拥护者，名为乔纳森·福斯特。这位乔纳森产生了乘气球飞出包围圈，前往分离主义者的营地的念头。

他的想法得到了总督的认同，并为他制造了一只大气球，可供五个人跟随他一起乘坐。他们在吊篮中装上了武器和食物，以备不时之需。

气球计划于三月十八日夜间起飞，靠着西北风，几个小时后便可飞抵李将军的营地。但是，这一天刮的却不是温和的西北风。自十八日起，风已转为飓风了。福斯特被迫延期起飞，否则气球及其乘客必将粉身碎骨。

气球灌满了气，放在里士满的广场上，等着风势减弱再起飞。

十八日和十九日均已过去，暴风仍在肆虐。系在地上的气球被大风吹得摇来晃去，让它固定不动，免得受损，并非易事。到了二十日的早晨，暴风刮得更加猛烈，起飞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这一天，史密斯在里士满街头突然被人叫住。此人是名水手，名叫彭克罗夫，三十五岁到四十岁的样子，身体壮实，皮肤黝黑，目光炯炯，十分